

长篇小说 都市生活类

女人·花

作者 世 侠

优雅女人若有若无的万般风情，那种意趣和悠长，
是得三般、四般以上的男人才能识得和欣赏的



北京燕山出版社



女人·花

作者 世侠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花 / 世侠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02-3261-0

I. ①女… II. ①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2038 号

女人·花

作 者：世 侠

责任编辑：金贝伦

封面设计：世 侠

内页插图：世 侠

责任校对：杨富丽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电 话：010-65240430

邮 编：100054

印 刷：漯河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479 千字

印 张：27.5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目 录

一	孤独紫桐园	1
二	控制少妻的手腕	3
三	恐怖的暗夜	6
四	求助温润闺蜜	9
五	请 假	11
六	怪人刘东方前传	13
七	刘大中的婚事	15
八	畅谈书画	16
九	回娘家	18
十	初恋 (1)	21
十一	初恋 (2)	24
十二	初恋 (3)	26
十三	也算盛宴	30
十四	悲喜也修身	32
十五	青梅竹马	34
十六	姐妹喜相逢	37
十七	小姨子的遭遇	39
十八	割爱嫁出小姨子	41
十九	忙碌的陈芸苹	43
二十	不离与逃离	45
二十一	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	47
二十二	倾倒为美人	50
二十三	人的最高境界是“尊严”	52
二十四	抗 争	56
二十五	香港怎及内地好	58
二十六	澳门艳舞	60



女人·花

二十七	赌场、艳舞	62
二十八	堪忧的教育	65
二十九	男人的遮羞布	67
三十	家丑外扬	69
三十一	温和地离婚	71
三十二	不着痕迹地图谋	74
三十三	拒住新房	77
三十四	差人提亲	79
三十五	亲自上门	80
三十六	极力说服	82
三十七	苏老太的往事	84
三十八	才子与佳人	88
三十九	宽容的报答	91
四十	安氏姑嫂	93
四十一	苦心成全	96
四十二	相会现实中	99
四十三	青涩男人	101
四十四	梅兰香与女儿	103
四十五	不是精彩亦精彩	106
四十六	不一样的子孙满堂	108
四十七	伤痛的年夜饭	110
四十八	千里探视	113
四十九	各怀其梦	115
五十	梅兰英的苦难	118
五十一	消 逝	121
五十二	嗲二奶闪亮登场	124
五十三	哲学家的咒语	126
五十四	兄弟情深	128
五十五	生意是这样做成的	131
五十六	母女出游	133
五十七	郝琳之死	136
五十八	又是情浓时	138

五十九	身心俱痛的房事	140
六十	郎才女貌羡煞人	142
六十一	夜幕下的本真	146
六十二	两种境遇	148
六十三	南行之路多崎岖	152
六十四	冠冕下的无耻	155
六十五	“神勇”的安保国	158
六十六	养生不可松懈	161
六十七	柳叶的爱情 (1)	164
六十八	柳叶的爱情 (2)	166
六十九	陈酿香益远	170
七十	过大年	172
七十一	救救孩子 (1)	175
七十二	救救孩子 (2)	178
七十三	铅华尽逝	181
七十四	血泪往事	183
七十五	爱情“景观论”	186
七十六	小寡妇的下场	190
七十七	幸福下的暗伤	193
七十八	乐极生悲	195
七十九	各有所爱	197
八十	市长的玲珑心	200
八十一	神秘忧郁的男人	202
八十二	安聪聪	205
八十三	为爱癫狂	209
八十四	无处躲藏	212
八十五	无可替代的感情	215
八十六	平安夜的变故	217
八十七	小女孩的心思	220
八十八	假意做媒	222
八十九	永远的遗憾	224
九十	威风尽随囚车去	227



九十一	从游妓到包养	228
九十二	得而复失	230
九十三	小小“男子汉”	233
九十四	曾经的绝望	236
九十五	张大力的故事	238
九十六	还乡	242
九十七	村人	246
九十八	初露端倪	251
九十九	验证谎言	255
一〇〇	保证	259
一〇一	水分超常	262
一〇二	邱爱华的愤怒	266
一〇三	两个年轻人	269
一〇四	让儿子成长	273
一〇五	也遭被离婚	276
一〇六	丫丫	280
一〇七	泡泡	284
一〇八	已结婚外盟	288
一〇九	“习惯”是一剂毒药	290
一一〇	欲见“公婆”	294
一一一	年轻的田雨浓	297
一一二	和好	299
一一三	柳叶的计谋	303
一一四	陷阱重重套羔羊	307
一一五	买腹生子	311
一一六	两份责任	315
一一七	相聚星期天	318
一一八	“男人如房，女人如车”	321
一一九	左右前后都为难	326
一二〇	失意	329
一二一	滇之旅	331
一二二	买藏药	335

一二三	欲断不断	337
一二四	试婚的痛与悔	340
一二五	爱情掌	343
一二六	家事国事	347
一二七	谁见过半猿半人的动物	349
一二八	还算文明的骗局	352
一二九	姜波的幸福生活	355
一三〇	只见如意和风光	359
一三一	家事揪心	362
一三二	准备离婚	364
一三三	无德无情	367
一三四	遥远的玫瑰	370
一三五	不能改变的心意	372
一三六	选择与代价	375
一三七	又陷绝境	379
一三八	随波逐流	382
一三九	重复悲哀	385
一四〇	来了个“英明”领导	387
一四一	针锋相对	390
一四二	相思成疾	392
一四三	沉冤十八年	395
一四四	奔赴灾区	399
一四五	立誓复仇	402
一四六	自 责	406
一四七	不能放弃	408
一四八	亲情友情	410
一四九	借机调查	413
一五〇	两副柔弱的肩膀	417
一五一	痛极而去	420
一五二	不离不弃	422
一五三	治疗方案	425
一五四	自有希望在心头	427

一 孤独紫桐园

昨天上午，柳笛偷空来怡心小区，费了很大的力气，一个人硬是把床头移向南墙的窗口，为的是今晚能让农历四月十五的月光洒在床上。此刻，她盘腿坐在床上，静静地，悠闲地，让窗帘把自己罩在阴影里。那一地半床的月光，柔柔的，很清爽，很亲切。她忽然固执地认为那月光就是一位永远纯真的知心朋友，她们正对面地进行着一次诚挚的心的交流——她好陶醉，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可是，两行泪珠却顺着面颊快速滑落到下巴，又流到颈下。

她想，眼泪应该是一个人的密友，它总是在你的感情最浓烈时出现，而它的出现总能让你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所以她不怕流泪。

她月月期待月光，就像期待一个美丽的约会，每每为月光的即将到来而兴奋，又为月光的即将离去而伤心落泪，然后再慢慢趋于平静，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笼子里的生活。

一通泪水之后，柳笛伸手拉开窗帘，透过窗外的桐树枝叶，抬眼看着天外那一轮圆月，好净，好安详！但她从遥远的夜空里仿佛听到了许多欢笑，又闻到了扑鼻而来的夹杂着奶香的汗味——这些是她儿时的记忆，她跟着姐姐们，跟着邻居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月光下追逐嬉戏……

慢慢地，柳笛的心情竟出奇地好了起来，这应该是许多年没有的感觉了。她为自己的聪明之举，为这个暗夜的出逃露出了一个又一个微笑。

一年前，也就是2003年初，柳笛在暗暗地比较过几家商品住宅后，选中了这个由著名开发商开发、位于城市西北角、院内移栽着许多桐树与紫藤的多层小区的三楼，然后拿出自己几乎全部的私房钱十五万元，用九岁的儿子周玺的名字无声无息地买下了这套一百三十多平米、三室二厅的房子，自己给它命名“紫桐园”。年底装修时，一是因为钱不够，同时也觉得房子装久了会折旧、过时，就只简单装了客厅、餐厅与这个飘窗外长着梧桐的主卧室，然后她又精心地挑选了些必需的家具，打算在心情特好或特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偶尔来此小住。到现在，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她的这套房子，这个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小区也无人知道这套房子的主人是谁。从她的办公室到怡心小区，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小时。她很少来，难得来一趟也大多在晚上，物业费、水电费等都是直接打到收费卡上。

柳笛感到有些累了，拉开身边的夏凉被躺下，但她并没有闭上眼睛休息，听



着窗外偶尔的虫鸣，让目光在温润的房间里游弋，她忽然说出声来：“好幸福的生活！”

然后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又有泪水涌出。她使劲摇了摇了头，仿佛要赶走什么，然后抽张纸巾擦干了眼泪，翻身坐起，穿了拖鞋到客厅，打开落地灯，开启茶几上的电脑，准备上网。她不想回去了，反正来怡心之前已经跟儿子说好要去方方阿姨家，或者会睡在方方阿姨家不回了，让儿子写完作业洗漱了就睡，不用等她。儿子自小很听话，自理能力也很强。

她先打开 TOM 邮箱看了一下，没什么邮件，就顺手点了聊天，进入同龄话题的“28-35 房间”，取名“桐叶上的月光”挂在那里，起身给自己泡了杯淡淡的信阳毛尖。她一边呷着明前茶，一边浏览着网页，见搭话者不是问“你多大了”，就是问“你是哪里的”，或者“你是干什么的”等疑问句，她一概不予回答，因为这种泛泛的问题她回答了对方便不会记住，况且这些不是自己喜欢的交流，她何必对着一个陌生人去忍受这种无聊呢！

她续了水，捧着杯子走上树影斑驳的阳台，盯着有些偏西的月亮，那种久违的舒畅又在她的的心中涌起。她想，夜色之美在于它的神秘与宁静，月色之美在于它的朦胧与安详，这些美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烦恼，给人一种安全感，哪怕是暂时的，也会让人生出许多美好的幻想，让人“但愿长醉不愿醒”。

不知站了多久，柳笛感到春凉了，准备关了电脑回卧室，但那句“自古梧桐最多情，桐叶上摇曳的月光，一定写满了迷人的故事”吸引了她眼球，发话者是个名叫“青草更青处”的人。

柳笛一沉吟，回过去一句：有一个故事叫再别康桥。

对方笑了：呵呵，我正在想，那河畔的“金柳”要是换成秋色里的“梧桐”，该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柳笛说：柳，一丝风就能看出它柔美的情韵，让人马上联想到妖娆；桐，你要认真体会了，才会明白它的内涵，应该是更丰富，其中也不乏柔媚吧？

对方说：是啊，只是徐先生太多情善感了，当然要让河边满是柳树了（也许真的是柳，我没考证过，本人不是做学问的）。

柳笛“嗯”了一字。

对方又说：夜很深了，怎么还没休息？在赏月吗？

柳笛说：是啊，月光很好，让人心静；心静的感觉真好，正所谓“岁月静好”。

对方说：你有 QQ 号吗？跟你说话很愉快，很轻松的愉快，我不想下次找

不到你，有机会我们再聊，好吗？

柳笛打开 QQ，加青草为好友，这才从资料上知道他是男士，济南人，QQ 上的名字叫雨浓，年龄一栏是 87。

雨浓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杨柳依依”，刚才我们还在谈“柳”，真是有缘的话题。

柳笛贴个笑脸。杨柳依依是柳笛 QQ 上的网名。

雨浓说：我一般周六晚上才会上网，今天情况特殊，上来看看，不想遇到你了。休息吧，如果你方便，我们周六见，晚上八点！

柳笛不假思索地回应：周六见。

关了电脑，柳笛心里叨念着“周六见”，忽然隐隐产生了一些期待，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些焦躁与不安。

二 控制少妻的手腕

第二天，柳笛直接去单位上班。

中午儿子放学进家一放下书包就直奔厨房，对正在炒菜的柳笛说，妈，我看老爸很不开心，昨晚好像还骂你了，你别惹他啊。

柳笛拍拍周玺的头，微笑着说，没事儿，儿子，你放心吧。来，把这盘菜端桌上去，喊你爸，我们开始吃饭。

吃饭时柳笛与儿子说着话，互相夹着菜，儿子也给他父亲夹菜，但周根生一直不说话，脸拉得很长。

周玺起身把电视打开，《新闻 30 分》正在播报：“据国际在线报道，法国装备、交通、住房、旅游和海事部以及法国戴高乐机场公司 2 日在戴高乐 2E 候机楼坍塌现场为在事故中遇难的 4 位乘客举行哀悼仪式。中国驻法国大使及遇难者家属等近 800 人参加了哀悼仪式……”

为了调节气氛，聪明的周玺问：爸，戴高乐机场的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周根生只管紧绷着脸吃饭，还是不说话。

柳笛说，好像是 5 月 23 日清晨吧。

周玺又对周根生说：爸，怎么会发生这种坍塌事故呢？有中国人遇难吗？

周根生没好气地说：不清楚。

柳笛说：儿子，遇难的有两位中国旅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呢。



机场工作人员说，这个候机厅在发生倒塌前就存在着安全隐患。不是只有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外国怎么也有呢？周玺不解地问。

你怎么会这样想？柳笛有些吃惊地看了儿子一眼，说，安全工作不做好，哪儿都可能发生类似事故。

周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吃完饭，儿子去自己房间写作业时，周根生恶狠狠地说，眉毛都要笑飞了，看上哪个小白脸了？

柳笛和往常一样，什么话也不说，只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大了些。

周根生气急败坏地盯着柳笛的眼睛，压低声音嚎道：说，昨晚去跟哪个小白脸共度良宵了？

柳笛与刘方早有约定，只要自己不在家，老周与周玺要是问起来，就说跟她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柳笛在做什么坏事，平时就是与一般的同事吃个饭唱个歌什么的，甚至开个正常的玩笑，老周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因为老周的处处管制，柳笛曾经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外界交往，但事情并没有好转，她的息事宁人没有让老周善待她，反而让他越发的丧心病狂，所以她现在决定今后要尽量过好自己的生活，尽量保持一份好心情。

柳笛知道老周至少还会顾及儿子的感受，不会做得太过分，也知道他很爱面子，轻易不会给刘方打电话对质。所以她只管盯着电视，静静地说，刘方近来工作不太顺，心情不很好，陪她聊天晚了，就睡那了，不信你可以问问。

她有男人，你们三个人睡一起吗？

柳笛瞪了他一眼，嫌恶地说，别把人都想得跟你一样卑鄙好吗？安保国出差不在家（安保国确实出差了，昨天走的，要一周时间）。

以后不准再发生这种事了！周根生气歪了嘴巴，恨恨地说，你要敢给老子戴绿帽子，看老子不废了你！

自去年换届老周从市交通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当调研员（享受副厅级待遇），从前的门庭若市一下子变成了门可罗雀。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一年多了还是难以适应，他毕竟热闹惯了，十六岁当兵，十七岁当班长，后来一路提到正团，正团干了几年，他觉得再提升太难了，也厌倦了部队的的生活，就想换个活法，于是三十八岁时转业到 X 城地委组织部任人事科长，第二年升组织部副部长，四十二岁时任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四十四岁当正局长，四十七岁看上了柳笛，与妻子梅兰英离婚，然后如愿以偿地娶了小他二十二岁的柳笛。江山与美人共有，他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好不得意。但娶了美女，他的上进心锐减，精力

二 控制少妻的手腕

几乎全都用到了柳笛身上，每天是既幸福又紧张。幸福自不必说，紧张的是怕自己满足不了年轻的柳笛，同时非常担心柳笛跟前男友仍然藕断丝连，也怕她抵制不了这个花花世界的种种诱惑而背弃自己。所以每日紧盯着柳笛，并时时半开玩笑地发出警告：小笛，你要是敢找小白脸，我一查出，必定阉了他。

本来他转业时计划将来至少要在厅级的岗位上退休，但上次换届时，他很费了一番精力，甚至还去北京找了他的老上级某部长帮忙，才战胜另一名呼声很高的竞争对手到市交通局当了局长，厅级自然是没一点戏了。他无奈地摇头自叹：看来这辈子官也只能做这么大了，但美人一定要守好。

他一直采取的策略是：尽量满足妻子的物质享受，但不让她掌控家里的经济大权；精神上让她明白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优越地位，让她有贵族的感觉；但事业上不能让她有发展，中层或中层以下管理人员即可，还得是个轻闲的工作，这样最有利于养尊处优，弱化她的意志；社交上，绝不让她抛头露面接触诱惑，更不能让她有单独行动的机会。

也是为了自己的策略得以很好地实施，他请了省里著名的室内装修设计师专门为这套一二两层、面积近三百平方米的局长楼进行设计。在“典雅、时尚，富丽、大方”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几易其稿，最后展现出的整体效果如愿以偿地赢得了美人大悦。而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子的设计布局则全部留给柳笛，她只要说出她想要的树木、花草品种、大小及栽种的位置就行了。这项工作让柳笛从头一年秋天兴奋且忙碌到第二年春天，周根生也真正地开心了一秋一冬又一春，因为柳笛一有时间就到新院子里进行测量观察，研究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在网上查寻相关资料，她要把院子打造得一年四季花香萦绕，春夏秋冬瓜果绵延。这忙碌让柳笛每天神采飞扬又活泼健康，往日的多愁善感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这让周根生十分愉快，暗自佩服自己的识人、用人手腕。

柳笛的衣服等一应用品尽量不在当地买，都是他亲自领着她到省会、北京、上海、香港，及国外游玩时购得。家中的各种水果、山珍、海味及名酒（自认识柳笛，周根生戒了烟）也不用柳笛操心，周根生每月给柳笛的零花钱从初结婚时的五百元逐步增加到现在的两千元，只需在必要时买些时令蔬菜而已。当然，如果柳笛有其他什么用钱计划，只要跟他说，他又认为是合理的，都会给予满足。比如前年柳笛的一个同学需要换肾，这位同学家境比较困难，不少同学纷纷解囊帮助，三百、五百、千儿八百的。柳笛也想帮一下这个同学，跟周根生说了这事，周立刻就给了柳笛五千块钱，还夸柳笛善良仁义，是他的好妻子。

柳笛喜欢看书，周根生将他在书店看到过的中外文学名著，不论是古典的还

是现代的都移到了自家书房。柳笛小时候受父母影响练过毛笔字，她本人也比较喜欢书法，周根生就买来了大大小小几十支毛笔，什么狼毫、羊毫、紫毫、鼠毫、兼毫等，一应俱全，还有宣纸、名墨、古砚与许多字帖，在书房中摆了个大书桌，鼓励她习字。但又不让她天天写，说写写字只是为了修身养性，别想着练出个书法家什么的，累人，伤人。

周根生还送给柳笛一只漂亮的波斯猫，通体白色，只在眼睛与耳朵周围有些对称的淡褐色，一对黄色与蓝色的大眼睛，散发出娇柔与纯静的美，让柳笛爱不释手。但猫不久就丢失了，这让柳笛难过了好多天，于是周根生不再让她养宠物。

日子就在这种令人羡慕、看似蜜糖一样的生活中一天天过去了。但二〇〇〇年之后，也就是周根生五十五岁以后，一向在家里显得很温和的他却动不动就发起火来，只要他在家吃饭，不是说这个菜淡了，就是说那个肉太硬了。柳笛即使跟刘方来往他也介意起来，经常指责她：你动不动跟刘方在一起干什么？自己没家吗？还有她那个什么弟媳妇，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人就是个“奸”字，现在的女人都不得了，比男人还厉害，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家了，趁早走人。

柳笛有时会气得浑身发抖。但一想到他随着年龄的增加，多了些自危意识也是人之常情，便忍了。但周根生却越发来劲，柳笛下班回家稍微晚一点，他就直问，干什么去了？不是转弯会情人去了吧？还有几次周根生严厉地问，今天上午跟你一起骑车、有说有笑的男人是谁？你今天买菜怎么买了这么久？都逛哪里了……

柳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跟他吵了好多次，甚至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但儿子还小，父母的身体也不好，她只得一忍再忍。

随着明年退休时间的临近，周根生个性中暴戾的特征日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有几次他点着柳笛的前额叫骂：你对我不冷不热的，想出去找野男人吗？还有一次因为柳笛晚回家半小时，他竟然把柳笛的被子掀掉，一手拎起柳笛扔到地上。

这些还不是最难忍的。

三 恐怖的暗夜

柳笛越来越憎恶夜晚。

刚结婚的前两年，周根生每个星期都能做爱两三次，甚至三四次，蜜月时他竟然几乎能天天做，就前几年他还是保证每周一次。军人出身的他，加上注意锻

炼，比如打篮球、打羽毛球，还很注重保健，吃保健品、结合多种食补，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但五十五岁以后不知是工作上的压力过大，还是过去做爱过频，竟然一下子不行了，半个月都难得一次。

不能做不代表不想做，几乎每晚他都蹂躏得柳笛痛苦难当，甚至逼着她用嘴，直至他折腾累了，睡着了。柳笛多次以头撞击床头，她想撞死自己，她真的想一死了之。

柳笛提出分床睡，不然就离婚。周根生哪一条也不同意。柳笛就在孩子睡下之后到二楼的客房（名义上是为客人准备的，其实柳笛全是按自己的喜好布置，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客人在此休息过）将门闩上。周根生追上楼，先是轻轻地敲门，喊，小笛，开门。见没有动静就使劲一遍遍地捶门，孩子被吵醒了，大哭着起来不停地喊着“爸爸”“妈妈”，柳笛心疼孩子把门打开，抱着孩子睡到孩子的卧室。如此闹了几次，周根生终于同意分床了，周根生睡一楼的大卧室，柳笛睡楼上的客房（已经不是客房了，它已经成了柳笛名副其实的卧室了）。但他有一个条件，要柳笛每周六晚上必须跟他睡在一起。柳笛也退一步暂时同意了。

几个月后，被欲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周根生开始服用伟哥了，原本十来分钟、二十来分钟就能完事的做爱，现在持续近一个小时了他还没有发泄。

他不停地变换着姿势，仿佛要把一段时间以来的欲望全部释放出来，一阵疯狂过后实在是太累了，就抱着柳笛休息一会儿，但手却在柳笛身上不停地抚摸、揉搓，他的家伙竟一直坚挺不倒。过一会喘息稍定，他又翻身上来，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老婆太性感、太美了”，“我天天都想要，我就是要你，我对谁都没兴趣了”，“我就是想要你，我的宝贝”……他的身体又猛烈地运动起来，当又一次大汗淋漓时他又停住了，趴到柳笛身上休息一会儿后，又开始亲吻她的全身。

柳笛对性生活一直没什么特别要求，总是很被动，虽然偶尔也会有高潮，但她从来一点都不想。现在面对凶猛的周根生，她感到无限痛苦，实在无法再配合下去了，哀求地说，老周，你快点儿吧，我全身到处都是疼的，是块铁也早被你磨明了，我确实受不了啦。周根生答应着，把柳笛拖下床让她站在地上半趴在床上，他双手抱紧柳笛从后面疯狂，嗓子眼里发出野兽般愉快的呻吟声，同时无比兴奋地说，小宝贝，你说“要”，快说“要”，快，快。柳笛生硬地答道，你快点儿吧。随着一声长长的呼气，周根生终于极为享受地一泄千里。

完事后不超过五秒钟，带着粗重的呼噜声，周根生进入梦乡，他实在是太累了。



柳笛则泪流不止，屈辱的感觉像冬季的阴风一阵阵袭来，她使劲移开他压在她身上的胳膊，起身到自己的卧室，真想一死了之，她甚至想过许多种死的方法，服毒？触电？割腕？或者远远地去投海？她曾经选择过吃安眠药，她跑了一个个药店，不是没有卖的，就是只卖给她几粒，谁也不想成为杀人的凶手，哪怕只是有可能成为杀人凶手。

后来一个跟她比较面熟的女老板，仔细询问了她半天的病情后，疑疑惑惑地说，你面色很好，不像是患失眠的人啊。

柳笛微笑着撒谎说，哦，我用了腮红和口红。

那女店主终于说，这个药现在上面控制很严，进不到货，我的一个亲戚在搞医药批发，所以这才进了五瓶，比较贵，三十元一瓶，要吗？

我现在药量总增加，三四粒都不怎么见效了，有时要吃到五六粒才会睡着，一瓶很快就吃完了，干脆我买两瓶吧。柳笛说。

女店主不同意，说，这一瓶够你吃两三个月的，吃完了再来买吧，我这儿不会断货的。

柳笛本打算一下子最少吃两瓶，她想迅速无痛平静地（在不知不觉中，这样不至于四肢、面部严重扭曲，让亲人们看了更加伤心）死去，她怕被人发现了送医院抢救弄得满城风雨，她怕那种没有尊严的折腾。就在她还在四处买药的时候，柳妈妈病了，看着母亲慈祥的面容、父亲和蔼的微笑，还有周玺趴在她怀里对她的无限依赖，她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又一次被触动，她只得选择让自己继续忍受煎熬，暂时放下了轻生的念头。

她常想，一直以为生不易，原来死也那么不容易！不然的话，这世界该有多少人自杀啊！

就在她哭泣了半夜，正想入睡的时候，周根生一觉醒来后竟然又上来敲门了。他阴沉地说，我是要你陪我睡一夜的，不是干完了事就可以走人；快开门跟我下去，不然我要撞门了。

柳笛不理，周根生果然加大了敲门的力度，见仍然没有动静，就真的用脚踹了起来，同时他提高声音喊：开门——开门——

周根生的叫声和门的闷响如同尖刀一下一下戳向柳笛的心窝，她既痛苦又害怕，全身颤抖地起床开了门。周根生一把拉住她稀里哗啦地拽下了楼。

四 求助温润闺蜜

星期五下午一上班，柳笛就给刘方打电话，方方，今晚没什么安排吧？

刘方说，除了你，到现在还没接到别的预约。怎么了？莫不是要请我腐败？

柳笛笑曰，我请你，你不怕安保国晚上查岗啊？

我可以给他电话请示啊，跟你在一起吃饭，他不会不放心的。

柳笛说，本来是想请你的，但又不想耽误时间——是我的时间，所以你提前下班，五点钟到家，我跟着就过去，跟你商量个事，记住啊。先挂了。

柳笛与刘方并不是同学，她们只是同一年上的大学，刘方长柳笛一岁。她们刚上大一时的那个暑假，回家时她们俩的火车票是同一座位。热情大方的刘方一看身边坐着个同龄的很漂亮的女孩，那一身一脸的安静立刻让她很是喜欢，就主动搭话：也是放暑假回家的吧？你哪个学校？

平时不大与生人说话的柳笛打量了一下身边的女孩，瓜子型脸上长睫毛下的一双大眼睛明亮热情，一身蓝色运动装更是让她活力四射。柳笛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微笑着回答，我上的省中医学院，你呢？

我是省政法大学。我六六年六月底的，家在 X 市区，你呢？

我六七年十一月初，阳春县城的。柳笛又笑着补充一句，距市里最远的一个县。

刘方伸手去翻柳笛手边一本包着书皮的厚书，说，坐车还不忘学习啊。可定睛一看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乱世佳人》，就高兴地说，这书我也看过。

这样，两个女孩子立刻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她们一路上分析品评虚荣、爱出风头的斯嘉丽、纯洁善良的梅兰妮，以及油腔滑调但其实是真男人的瑞德·巴特勒、温文尔雅但个性柔弱的阿希礼等，她们还一起批评北方的浮华和放荡，同时又都为风景如画的南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倾倒。

从此两个女孩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直到现在。

将近五点，柳笛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她这个办公室副主任没什么事，只管着油票和部分文件的起草与签阅。油票每个月买一到两次，分发也只在月初的一两天内。每个车辆所跑的里程由别人负责统计，她只需要每月抽查几部就可以了。周根生在地区卫生局时她在小市（X 地区当时辖十县一市）局办当副主任，老周调任市（已升地级市）交通局长前才把她调到大市卫生局，还是办公室副主任。